



论政府道歉

ON GOVERNMENT APOLOGY

汝绪华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政府道歉

ON GOVERNMENT APOLOGY

汝绪华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政府道歉 / 汝绪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61 - 8578 - 0

I. ①论… II. ①汝… III. 国际政治关系 - 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1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有人问政治家塞涅卡：“道歉有什么好处？”塞涅卡回答：“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道歉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行为规范，它能化解很多矛盾与冲突，给自己和对方带来解脱和快乐。道歉很有意思，又很奇怪：无论双方仇恨多大、积怨多深，一声“道歉”，甚至一个表示歉意的动作与眼神，往往能让对方“泪奔”，怒气与积怨瞬间释放；能让宿敌释然，化干戈为玉帛。生活实践告诉我们：是人都会犯错；犯错不要紧，关键是认错。诚心地认错、道歉，努力弥补自己的过错，就会得到对方的宽恕和谅解。

英国著名成功学之父塞缪尔·斯迈尔斯曾说：“天才总是受人崇拜，但品格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前者是超群智力的硕果，而后者是高尚灵魂的结晶。但是，从长远来看，是灵魂主宰着人的生活。天才人物凭藉自己的智力赢得社会地位，而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靠自己的良知获得声誉。前者受人崇拜，而后者被人视为楷模，加以效仿。”道德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弥补不了道德的缺陷，品德是人间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联通最柔软的内心与最刚强的意志。做错了事要道歉，就是非常宝贵的品德。

道歉不仅是一种私德，还是一种公德。在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里，政府对宪法负责，对民众负责，是“责任政府”。政府做错了事，轻则道歉，重则下台，以承担政治责任，道歉遂从一种私人行为与品德，转化为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道德。在我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皇帝下“罪己诏”的传统，在皇权专制之下，那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不具备实际意义。在近代，政府往往是一贯正确的化身，除非遇到重大变故或走投无路，否则政府很少会认错和道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情况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政府道歉，逐渐成了一道风景。有的政府道歉真诚感人，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宽恕与原谅，成为政治进步的标志。有的政府道歉则言不由衷，让人反感，非但没有取得群众的宽恕与原谅，反而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太多的期望与失望，太多的欣喜与悲伤，太多的虔诚与表演，令人眼花缭乱。政府道歉，已经成为一种极具研究价值的政治现象。

目前，学术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不多，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众与媒体对“道歉”这个概念的使用也极为随意，“官员道歉”“官方道歉”“政治道歉”“公开道歉”等不一而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于理解政府道歉，理论先行，汝绪华这部著作写作的意图与志向正在于此。这部著作首先从政府道歉的兴起谈起，分析了政府道歉的兴起背景，接着仔细辨析了政府道歉的概念与内涵，明晰了政府道歉的类型、作用，细致地讨论了政府道歉之难的争议，在此基础上，详细剖析了中国国际政府道歉与国内政府道歉的路径选择，最后，指出了政府道歉的限度，并对政府道歉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增多的国际摩擦与争端，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问题。作为化解摩擦与冲突的重要工具，如何把握和使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政府道歉，相关研究也要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日益深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探索并完善中国政府道歉的路径刻不容缓。习近平总书记说：“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正确认识政府道歉，学会运用政府道歉，已经成为人们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相信这部著作的理念与努力有助于上述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于风政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2016 年 3 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政府道歉的兴起	(1)
第一节 政府道歉的历史	(1)
一 私域的道歉	(2)
二 公开道歉	(4)
三 政府道歉的胚胎期	(6)
四 政府道歉的勃兴	(7)
第二节 政府道歉兴起的背景	(9)
一 对“丛林法则”的反思	(9)
二 第三次民主浪潮	(10)
三 转型正义	(11)
四 大众媒介技术的进步	(12)
五 全球化趋势	(13)
六 跨国、跨文化语境中政府道歉的争议	(14)
七 政府道歉话语获得普遍认可	(15)
八 女性政治家的崛起	(16)
第三节 政府道歉的比较优势	(18)
一 国际政治中补偿或追偿方式的劣势	(18)
二 一国之内政治中补偿或追偿手段的劣势	(20)
三 政府道歉的优势	(23)
第二章 什么是政府道歉	(25)
第一节 政府道歉的内涵	(25)
一 公开道歉 (public apology)	(25)
二 公共道歉 (apology in public sphere)	(26)

三	官方道歉 (official apology)	(29)
四	官员道歉 (official apology)	(30)
五	政治道歉 (political apology)	(31)
六	国家道歉 (national apology)	(33)
七	国际机构道歉 (An apolog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34)
八	政府道歉 (governmental apology)	(35)
第二节	政府道歉的类型	(39)
一	广义上的政府道歉与狭义上的政府道歉	(39)
二	国际上的政府道歉与国内的政府道歉	(41)
三	中央 (或联邦) 层次的政府道歉与地方层次的政府道歉	(42)
四	正式道歉与非正式道歉	(43)
五	礼仪性政府道歉与实质性政府道歉	(44)
六	真诚的政府道歉与伪善的政府道歉	(45)
第三节	政府道歉的评判	(49)
一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50)
二	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	(52)
三	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	(55)
四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57)
五	历史虚无主义	(61)
第三章	政府道歉为何重要	(64)
第一节	政府道歉的作用	(64)
一	国内政治: 民主政治与责任政府的胜利	(65)
二	国际政治: 正义觉醒与和平希望	(68)
三	道歉方: 忏悔与安全感	(71)
四	被道歉方: 恢复尊严与获得安全感	(73)
五	政府与官员: 塑造形象与赢得信任	(75)
六	社会精神: 增进公共道德	(77)
第二节	政府道歉的依据	(79)

一 民主政治	(79)
二 合法性	(81)
三 政治正义	(83)
四 制度正义	(84)
五 责任伦理	(86)
六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89)
第三节 政府道歉的力量	(91)
一 道歉观念的力量	(91)
二 道歉制度的力量	(94)
三 包容他者的力量	(97)
 第四章 政府道歉何以之难	(99)
第一节 政府道歉的争议	(100)
一 政府道歉形式的争议	(100)
二 政府道歉方式的争议	(103)
三 政府道歉作用的争议	(108)
四 政府道歉指向事实认定的争议	(109)
五 协商道歉、迟到道歉正义与否的争议	(111)
六 动机论与行为论的争议	(114)
第二节 政府道歉与文化	(117)
一 政府道歉与传统文化	(117)
二 政府道歉与语言	(126)
三 政府道歉与符号	(130)
第三节 政府道歉与利益博弈	(136)
一 国内政府道歉中的利益博弈	(136)
二 国际政府道歉中的利益博弈	(140)
 第五章 政府道歉的路径：国际政治中的政府道歉	(145)
第一节 政府道歉形式与方式的选择	(146)
一 政府道歉形式的选择	(146)
二 政府道歉方式的选择	(153)

第二节 政府道歉的反应与处置	(158)
一 作为道歉方的反应与处置	(159)
二 作为被道歉方的反应与处置	(162)
第三节 政府道歉的条件与时机	(168)
一 政府道歉的条件	(168)
二 政府道歉的时机	(175)
 第六章 政府道歉的路径：国内政府道歉	(180)
第一节 政府道歉“渐入常态”与异化	(180)
一 政府道歉“渐入常态”	(181)
二 政府道歉异化的表现	(186)
三 政府道歉异化的肇因	(191)
第二节 塑造政府道歉文化	(195)
一 政府道歉文化的难度	(195)
二 政府道歉文化的维度	(201)
第三节 政府道歉制度体系的设计	(208)
一 科学合理的政府道歉制度	(209)
二 完善的政府道歉法律体系	(213)
三 构建多元的政府道歉参与机制	(217)
 第七章 政府道歉的限度	(219)
第一节 政府道歉需要“协同治理”	(219)
一 官、民“政府”“道歉”各执一端	(220)
二 政府道歉的“协同治理”	(221)
第二节 政府道歉易受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	(223)
一 一个忧伤的故事	(223)
二 “打折扣”的政府道歉	(224)
第三节 政府道歉的二元背离	(227)
一 难以判定的道歉诚意	(227)
二 施压道歉	(229)

政府道歉的展望	(231)
主要参考书目	(233)
后 记	(245)

第一章

政府道歉的兴起

小到个人之间，大至国家之间，道歉都是备受赞誉的人类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原本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道歉日渐被纳入政治学范畴，政府道歉越来越成为政府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寻求和解、建立互信的重要方式，越来越成为政府处理当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对政府治理失败的重要手段。实践与相关研究表明，作为社会交往的方式之一，道歉是个人心灵和道德的救赎，对于修复对立和冲突关系是非常有效的。“在人际关系中，道歉很重要，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道歉同样重要。”^① 作为政府善治的工具之一，政府道歉是民主政治与责任政府的呈现，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保证，已经成为衡量政府、官员品格与信用的重要指标。作为国际交往的形式之一，真诚的政府道歉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消解冲突、缓和矛盾、换取谅解、润滑关系的好办法，正日益发展为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②

第一节 政府道歉的历史

道歉源于希腊语 Apologia，意为“防卫、申辩、辩解”，英语 apology 即源自该词，保留了“申辩”或“辩解”这一原意，16 世纪

① [美] 阿伦·拉扎尔：《道歉》，王绍祥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5 页。

② Elazar Barkan, *The Guilt of Nations: Restitution and Negotiating Historical Injustic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ix.

末又引申出道歉、谢罪等义。与“Apologia”相比,16世纪之前,生长于原罪土壤上的基督教文明更习惯用“confession”,“忏悔(confess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onfessio”,意思是“自我坦诚”“自我揭露”,然而,基督教观念里的“忏悔”却不是面向受害人的,而是基于人的原罪面向上帝的认罪和悔悟。但从古罗马奥古斯丁、法国卢梭、俄罗斯托尔斯泰等三位巨匠的《忏悔录》看,虽然它们都是途述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或罪过的反省和悔过的心声,但以“忏悔录”的形式忏悔,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公开认错成分,也可以视作一种变相的道歉。在佛教中,“忏悔”一词之“忏”是梵语“忏摩(ks!ama)”的略译,原意是“忍”,请求他人忍罪,恳求原谅;而“悔”则是梵语“阿钵底钵喇底提舍那(a^patti - pratides/ana)”的意译,是指“自由罪状”,于佛、菩萨、师长、大众面前告白道歉,有追悔、悔过之意。佛教中的“忏悔”与基督教中的“忏悔”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它有面向受害人之意。

在中国古代,常用“谢”表示认错、道歉,如《史记》中记载“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战国策·齐策》中也记载,“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在古汉语中,“道”意为道路、途径,“歉”意为年岁歉收、收成不好,两字合用的用法并不多,民国时期易宗夔所著的《新世说·轻诋》中使用了“道歉”一词,“越日,续又谒胡,胡一见即拱手道歉”。可见,古往今来,东西南北,虽然道歉词语有所变迁,但道歉的历史却源远流长。与悠久的人类道歉史相比,政府道歉的历史并不长,但久远的人类道歉史无疑为其提供了丰厚的历史与文化滋养。

一 私域的道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我们人人都应该懂得道歉。“人与人交往时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道歉和接受道歉。道歉能够让人恢复尊严、消解怨气、平息争斗、给予宽恕。对于做错事的人而言,道歉可以使他们不再恐惧他人的报复,也会缓解心中挥之不去的愧疚

感。道歉所带来的最理想结果就是：双方和解，既往不咎。”^① 道歉是一种私德，做错了事，就需要道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不乏深厚的道歉传统，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秤座传说讲述的就是海神波塞冬因为冒犯正义女神，在与其比赛失败后诚挚道歉的故事，天神宙斯为了纪念这样的结果，就把随身携带的秤，往天上一抛，成为今天的天秤座。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记载了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向阿喀琉斯道歉的故事，阿伽门农强行夺走阿喀琉斯手下的一名女奴，他便拒绝为希腊人参战，阿喀琉斯罢战之后，特洛伊联军趁机反攻，甚至一度打到了希腊联军的营地，阿伽门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派出大批使节去向阿喀琉斯道歉，许诺不但要归还抢去的女奴，还要附赠大批贵重的礼品。^② 对于道歉的好处，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有较为生动地概括：“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

中国自古以道德立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再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人生的三个最高标准中，最高不朽就是立德。中国的道歉传统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大将廉颇向大臣蔺相如负荆请罪，将相和的故事传为美谈。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有一次孔子的一位学生在煮粥时，发现有肮脏的东西掉进锅里，他连忙用汤匙把它捞起来。正想把它倒掉时，忽然想到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于是便把它吃了。刚巧孔子走进厨房，以为他在偷食，便教训了那位负责煮食的学生。经过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孔子很感慨，道歉说：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也不确实，何况是道听途说的呢？还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到海州游览，在与老渔翁的对话之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他歉疚而又自责地对三个弟子说：“为师以前对你们讲过‘生而知之’，这句话错啦！大家要记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说罢，顺口吟出小诗一首：登山望沧海，茅塞豁然开；圣贤若有

① [美] 阿伦·拉扎尔：《道歉》，王绍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页。

② [古希腊] 荷马：《伊利亚特》，载于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502页。

错，即改莫徘徊！”^①对此，亚圣孟子概括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还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②

二 公开道歉

道歉不仅是一种私德，有时也是一种公开的态度或姿态。《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代表作之一，被视为古希腊最高的悲剧成就，是古希腊悲剧的典范作品。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的国王，是国王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特的儿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俄狄浦斯智慧超群，热爱邦国，大公无私。在命运面前，他不是俯首帖耳或苦苦哀求，而是奋起抗争，设法逃离“神示”的预言。他猜破女妖的谜语，为民除害。最后，为了解救人民的瘟疫灾难，他不顾一切地追查杀害前王的凶手，真相大白，勇于承担责任，自己刺瞎了双眼，主动要求放逐。失明、落魄和年迈的俄狄浦斯于自我流放的岁月中历经苦难，却仍旧保持着一种精神的高贵和思想的洞彻，去世前终于获得了救赎。“作为国王，他于人民是有巨大功劳的。在悲惨的命运前，又敢于通过自我惩罚来向人民谢罪，这体现了一个个体对公众道德伦理规范的遵守，消解的是伴随王权而来的特权意识，对于他的臣民，有着巨大的昭示和引导意义。”^③

古希腊时期最著名的公开道歉莫过于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死前道歉（Apologia：申辩），柏拉图在其著名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叙述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的情景。苏格拉底说：“我认为正确的方式是，首先，针对那些最初的虚假控告和那些最初的控告者做申辩；其次，针对后面的控告和后面的控告者申辩……我去死，你们去

① 《孔子改错》，《阅读与作文》2011年第5期。

② 《孟子·公孙丑上》。

③ 《两位王的两种谢罪精神》，http://news.ifeng.com/opinion/gundong/detail_2011_05/05/6176389_0.shtml。

生。我们所去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① 当时苏格拉底哲学被指腐化雅典年轻人、亵渎当地神灵，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牛虻”来唤醒“懒惰的马”（暗指希腊社会）。“当他说自己在为雅典人申辩时，他真的就认为自己在为雅典人申辩；当他说自己是一只牛虻时，他也真的认为自己是一只微不足道但神圣的牛虻……但对于并不想醒来的雅典人，牛虻的叮咬不会唤起斗志，反而让人感到厌烦。于是，很多人并没有因此变得警醒，反而怒气冲冲地要打死牛虻。这就是苏格拉底当时的处境。”^② 在苏格拉底 70 岁的时候，他被判犯有“不敬神、腐蚀雅典青年”而被毒死。尽管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一文中 Apologia 的主要意思是“申辩”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道歉”，然而，通过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进行政治哲学解读，可以发现 Apologia “作为申辩，苏格拉底对哲学做出了政治辩护；作为道歉，苏格拉底则对城邦事物做出和解的姿态并对哲学自身提供一种反思”。^③ 作为道德哲学的创始人，苏格拉底重视伦理学，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要用理性和思维去寻找普遍道德的人，强调道德是由理性指导的，“美德就是知识”，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正如其所说，“未经自省的生命不值得存在”。

在古代中国，帝王的“罪己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作一种“公开道歉”，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布的一种口谕或文书，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帝王的“罪己诏”源远流长，始于禹、汤，禹、汤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又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遂成为封建皇帝效法的榜样，“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此后，周成王、秦穆公、勾践、汉武帝、唐德宗、宋徽

① [古希腊] 柏拉图：《柏拉图注疏集——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7—142 页。

② 同上书，第 196—197 页。

③ 田一坡：《Apologia：申辩还是道歉？——〈苏格拉底的申辩〉的政治哲学解读》，《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宗、明思宗、清世祖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于危难之时颁发的，目的是消除民怨，笼络民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古代帝王的“罪己诏”中，最著名的就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他忏悔道：“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明思宗崇祯皇帝曾六下“罪己诏”，力图缓解天怒人怨的社会矛盾，匡扶江山社稷，挽回人心，但最终也没有挽救大明灭亡的命运，吊死煤山，令人深思。

三 政府道歉的胚胎期

与作为一种礼节和社会现象的道歉相比，20世纪中叶之前能够称为政府道歉的案例可谓凤毛麟角。中世纪，王权向教权忏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政府道歉。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主教任命权上发生了争执，迫于压力，1077年，亨利四世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忏悔罪过”，三天三夜后，教皇才给予亨利四世一个额头吻表示原谅，这就是著名的“卡诺莎之辱”。此后，“卡诺莎之辱”在西方世界成为屈辱投降的代名词。1170年，因为教会管辖权问题，英国国王亨利二世派杀手刺杀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贝克特主教之死令欧洲震惊，1171年，亨利二世亲自前往坎雷特伯，国王身穿粗麻衣服，赤足步行三公里来到贝克特的墓前失声痛哭，并接受了主教和神父的鞭笞之刑。亨利二世这样做，是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为英国教会最高教职，卷入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对其地位有极其不利的影响。

国家与国家发生冲突，一国政府或官员向另一国道歉也可以称作政府道歉。1637年，中英之间发生了虎门亚娘鞋事件，经过斗争，“11月22日，英商在广州答应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30日，威德尔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行离去……12月29日，威德尔船队离开澳门，启

程回国。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①。1900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克林德事件，此事成为后来八国联军侵华的重要借口。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并派出了以奕劻和李鸿章为首的议和团与西方列强议和，12月27日清政府接受了列强们提出的12款《议和大纲》。其中第一款就写明“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代表中国皇帝致惭愧之意，并于被害处树立铭志之碑”。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德向清政府的议和 大臣李鸿章和奕劻推荐了年仅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载沣成为赴德道歉的不二人选，原因在于：德国人看重的是载沣的身份特殊，作为光绪皇帝的胞弟，慈禧的亲外甥，载沣的地位相比于其他亲王更尊贵，更能表现出清政府的“道歉诚意”。不难发现，上述政府道歉更多的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姿态，一种权宜之计，与道德关系不大。胚胎期的政府道歉还难以称得上真正的政府道歉，仅具其形，而无其神。

四 政府道歉的勃兴

实践与相关研究证明政府道歉对于修复对立和冲突关系是非常有效的，虽然作为一种礼节与社会现象道歉早已存在，虽然国内、国际政治中的政府道歉有“千般好”，但令人惊奇的是，截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作为公共道歉重要形式的政府道歉都是一种稀缺品。

“第一个全面认错例子是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连任就职演说……这篇仅703个词的演说毫无疑问是对美国奴隶制做出的道歉……它包含了道歉过程的所有四个部分——认错、自责、解释和补偿。”^②林肯说：“如果我们设想美国的奴隶制是按照天意必然来到的罪恶之一，并且在上帝规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而现在上帝要予以铲除，于是他就把这场可怕的战争作为犯罪者应受的灾难降临南北双方……但是如果上帝要它继续下去，直至奴隶们250年来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全部毁灭，或如人们在三千年前说过的，直至鞭子下流出的每一滴血都

① 黄鸿钊：《西方列强与澳门的关系》，载于《中山文史》（第45辑），1999年，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

② [美]阿伦·拉扎尔：《道歉》，王绍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2页。